

評書「聊齋志異」選集

第七集

阿寶

陳士和講述



評書「聊齋志異」選集

第七集

阿

寶

天津市文化局劇本創作室 編輯
天津市文史研究館

陳士和 講述 華粹深 整理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許雪姬先生選集 第七集

阿 宝

天津市文化局劇本創作室 編
天津市文史研究館 編

何 迅 主編

陳士和 講述 華粹深 整理

*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天津錦州道六號)

天津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津出字第0013號

天津市第一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天津分店發行

*

開本 787×1092 1/32 日張 2 字數 46,000

一九五六年八月第一版

一九五七年二月第二次印刷

印數 50,121—82,520

統一書號 T 10072·132

定 价 (5) 0.15 元

編輯例言

一、評書「聊齋志異」選集是根据已故著名評書家陳士和的講述稿整理而成的。

二、陳士和的評書「聊齋志異」共有五十個節目，但講述稿保存下來的只有十四個，在可能範圍以內，這十四個節目將全部輯入這部選集。

三、這部選集出版以後，希望既可以作為廣大群眾的通俗文藝讀物，又可以作為評書演員演出的參考腳本。

四、整理工作主要按照以下的三個原則：

(一) 能不動者不動；能少動者少動；必須改動者則予以改動。

(二) 盡量突出原作涵有人民性的部分。刪除帶有封建、迷信和宿命論色彩的部分；刪除其中某些不健康的趣味和不合理的部分。為了使作品完整，必要時在情節和人物性格的刻劃上，也做一些增補的工作。

(三) 刪去冗贅重複的部分，並進行語言文字的整理工作；一方面保留作為口頭文學的評書的原有風格，一方面盡量使其簡潔精煉，便於閱讀。

五、我們力求以嚴肅審慎的態度來對待這一份口頭文學的遺產，但由於能力所限，一定会有很多不够妥善的地方，希望各地專家和讀者們指正。

阿 宝

这回書的题目叫「阿宝」。

据說这段故事出在廣西，准在廣西什么地方，原文上也沒寫清楚。

就說在廣西某处吧，有这么一位念書的，为人十分誠实。他姓孙，学名叫子楚。父母都去世啦，也沒有兄弟姐妹，就是他孤身一人。身底下有所房子，有个二十來畝地，帶着一个僕人过日子，兩口人勉強也过得去了。这位孙子楚还没定親，一天到晚，没什么事兒就是念書，一切家事，都由僕人經管，因为子楚为人厚道，所以他們主僕处得很好。

說到孙子楚的厚道，可真是厚道到家了，平常是講不出甚么話，別人跟他开个玩笑，他也总是当真的相信；見到女的更是面紅耳赤，掉轉头就走，他從來不跟別人到烟花柳巷去胡串。有的同窗学友硬拉他去，他是怎么也不去，有一次把他騙去了，他到妓院一看，立刻甩手就跑啦，大伙兒連說帶笑傳为笑談。

子楚为人这么一厚道哇，同學們就好跟他开个玩笑啦；因为他很老实，大家就給他起了个外号兒，叫「孙痴」。又因为他左手是六个手指头，就又管人家叫「六指兒」。随便你們叫什么，人家子楚都是应叫应声。

有这么一年夏天兒，天气最热的时候。有两个同学弟兄，沒事可做，商量着怎样消遣解悶

兒。

「哎，真个的，我想了会子，咱們到是干什么解悶兒呢？」

「你說吧，怎么解悶兒。要錢咱們也不会，坐在一塊談論詩詞歌賦，那也太厭煩啦，总要脫俗才好。」

「是呀。干什么呢？哎，有啦，咱們倆人戲耍戲耍孙子楚，涮子楚一下子怎么样？」

「誰？孙子楚？」

「啊。」

「好，我很贊成。那么你打算怎么戲耍他哪？」

「我出的主意呀，你听着管保特別新鮮，我打算如此如此……」

「嗯，这倒有个意思，有意思！」

「有意思倒是有意思，兄弟，可有一節，得有帮腔的啊。」

「我帮你的腔。」

「哎，这行啦，可是得一准，你可不能在旁边一声兒不言語；淨听我的，那可不成。」

「好吧！」

說話，这倆小子一同奔子楚家來了。

到了門口兒，一叫門，僕人出來，一看是熟人，就讓進去了，赶快通知子楚。子楚連忙出來，說了几句見面話兒，讓到屋里喝茶。子楚說：

「二位哥哥，大热的天兒到这兒來，八成兒是有事吧？」

「有事呀。咱們自己弟兄，也不用繞彎兒啦，我們是特來興師問罪。兄弟，你可不對呀，有件事兒，為什麼瞞着我們哥兒倆呀？」

子楚一聽這話，自己楞了半天，紅着臉問：

「什么事，我的哥哥？進門兒任什麼也沒說，您先問罪。我問問您，我多會兒有事瞞過您哥兒倆呀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，鬧得我糊里糊塗的？」

「糊里糊塗？簡直告訴您吧，從一聽說的那一天起，我的氣就大啦，我越想越别扭，這可不應該呀，咱們是自己弟兄啊！」

那位就說啦：

「大哥，我也不是向着子楚，他这个人可以說不是那路人，八成兒他許是不知道，咱們既然聽說啦，不能不告訴他，子楚这个人足知錯認錯的。大哥，您告訴他得啦！」

「是呀，剛才我不是說了嗎，到底是什麼事，我打听打听？」

「你真不知道哇？要是真不知道，那還情有可原。我先問問你：從你这兒往西南去，離着也就是這麼一里來地，東西的胡同兒，路北的大門，有個著名的財主家兒，兄弟，你不至於不知道吧？」

「哎，聽說過，聽說過。」

「這個財主，夫妻兩口兒，沒有兒子，跟前只有一個大姑娘，名叫阿寶，今年不過十七八歲，長得別提多麼好看啦。從她十四五歲時候，這個財主，就替她找人家兒。高不成，低不就，一直好幾年，總沒找到合適的主兒。就在兩三個月以前，人家那邊兒傳出話來啦。不知是

老公母倆說的，也不知是姑娘本人兒說的，說讓我們姑娘出閣也行，就這兒樣兒得都合適：第一本主兒得姓孫，名字得叫子楚，得有個外号叫「孫痴」；頂難不過的還得是個六指兒。錯非如此，人家絕對不給。兄弟，這事你能不知道嗎？」

「不知道，真不知道。要不是你們哥兒倆今天來提呀，我始終都不知道。」

「嘔……現在你既然知道了，就不能再耽誤；姑娘也够了歲數兒啦，你這兒忌沒人也不成話，早早兒把這件事辦了吧。別瞧我跟你鬧哄了半天，自己弟兄還得說是自己弟兄，我們倆听着別提替你多么高興啦！兄弟，別急着耽誤了，趕緊托人去說媒吧。天不早啦，你辦正事要緊，我們哥兒倆改天再來听你的喜信兒！」

說話之間，這倆小子告辭，子楚把他們送出來之後，轉身回到屋里坐下就想：

「嘻！這是怎麼說的！有這個事，我楞會沒听着信兒。要說這位阿宝姑娘啊，在今年正月里逛庙会的時候，我倒是碰見過一回，嘿，長得別提够多体面啦。要能把她娶到家里來，可就應了那句俗語兒啦，真是『三生有幸』啊。虽说我早就有這個意思，就怕人家嫌我窮也沒敢提，今天既然由那頭兒提出來啦，我可就別忍着往下耽誤啦，再說我家里沒有人也不成啊。……對，這得找個媒人哪，托誰去合適呢？」

想來想去，忽然想到：離這兒不遠，有一位趙老太太，人極誠實可靠，對待自己像親子侄一樣。求她去做媒，保管准成。

想到這兒，子楚立刻就去找趙老太太。說明來意之後，趙老太太滿口答应，說：

「巧啦！活該這件事啊有成，我跟姑娘她母親，從小兒就認識。小小兒溜溜兒的也有四十

多年的交情啦。說真个的，我去提親，他們能好意思的駁我的面子嗎。」

「既然是这样兒，大媽，您就多受累吧！」

「別客气！咱們馬上飛，說話我就去。」

「謝謝您，大媽，回头我听您話兒啦！」

說完了，子楚高高興興地告辭回家，淨等趙老太太的回信兒。

子楚走后，趙老太太馬上換好衣服，來到那位財主家里，見着了那位太太，姐兒倆有些日子沒見啦，免不了又客套了几句。

这位太太就說：

「姐姐，您还硬朗啊？今天您是想起什么來了，这么賞臉，平常日子怎么老不來啊？」

「是啊，我打早就惦记着要來，就是騰不开身兒，孫女兒小，太淘气，兒媳婦兒还得干活兒，我得替她看孩子，要不怎么疏親慢友哪！你們公母倆倒挺硬朗啊？」

「托福，托福。」

「我有日子沒上您這兒來啦，今兒我是『無事不登三寶殿』。听说阿宝姑娘还没有人家兒哪，我想替她保个媒，不知您願意不願意？」

「噫，提起阿宝的親事來呀，可真叫人煩得慌。这几年，提親的主兒真不少啦，总沒有相当的。姑娘歲數也不小啦，我們老兩口子为这件事成天着急。老姐姐，您有合適的人家兒，提一提，那赶情好啦。」

「是呀，咱們姐妹这么多年的交情，阿宝姑娘的親事，我怎能不攔心哪。新近听说你們老

二位打算把姑娘嫁給咱們這兒的街坊孫子楚，不知有這事沒有？嘿，要說你們老二位的眼力可真不錯，子楚人極誠實，書念得也挺好，跟咱們阿宝姑娘倒真是挺般配的。」

「啊？您說是誰？」

「孫子楚，外名叫孫痴，又叫孫六指兒呀。」

「孫子楚？……這是誰這麼缺德，滿處給我們瞎造謠言哪！就憑他這麼一個窮小子，叫我們姑娘跟了他受罪去呀！這是從哪兒說起呀！」

「噢……鬧了半天，沒有這麼回事呀！」

「這是怎麼說的！哪兒有這事呀！」

趙老太太一听，心想：這是誰這麼缺德，你涮孫子楚不要緊哪，連我也一塊兒涮啦！鬧得心里好不合適。說：

「什麼事就怕誤會，我上了几歲年紀，听三不听兩的，不定怎麼听錯了，您可別往心里去。咱們过几天再見吧。」

說着站起身來，告辭要走。那位太太淡淡地說了句：「再坐會兒吧。」也沒深留，送出了屋門，就回去了。

趙老太太一個人往外走着，心里別提多别扭了。走到中層院兒，往东面一瞧，东面兒是個月亮門兒，往月亮門兒里头瞧，有一座樓房。在月亮門兒外头，貼着牆兒，站着一個姑娘，花容月貌，長得十分好看。趙老太太一眼就認出來了，心想：嘿！怎麼那麼巧！碰見她啦，也許指名兒要嫁給孫子楚的那件事，是她本人兒說的，她爹媽还不知道哪。今兒既然碰見了，倒要問個

明白。于是往前走了兩步，說：

「阿宝姑娘你好呀？」

「好。姨媽您好？您怎么好些日子沒來啦？」

「嘻，家里事兒多，老不得空兒。姑娘，你就在这楼上住啊？」

「是的。姨媽您請到楼上坐會兒吧。」

「好吧，我擾你碗茶喝。」

說話之間，阿宝讓趙老太太上了樓，落坐喝茶。

趙老太太一边兒喝茶，一边兒閑聊天兒，三轉五繞地就扯到阿宝的親事上頭來啦。

「我說姑娘，你知道我今兒个是干嘛來啦？就为的是姑娘你的終身大事來的。你也別害臊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誰沒从这时候过呀。因为姑娘你是个明白人，所以我才敢跟你当面提。」

阿宝一听，臉就紅了！低下头，好半天才說：

「姨媽，我的婚姻大事，您就該找我爹媽……」

阿宝的話還沒說完，趙老太太連忙接过去了。

「不，不，这件事我还是非得問問你不可。剛才我跟你母親一談，她就發了脾气，把我給干出來啦！我打算問問你，也許這話是姑娘你本人兒說的，保不住你爹媽还不知道。不知這話你說過沒有？」

阿宝一听這話，滿不摸頭，当下就是一楞，連忙問趙老太太：

「姨媽，您說的話，我完全不懂啊！究竟您聽見誰說什麼啦？您痛痛快快兒地告訴我吧。」

趙老太太一听她說不知道，這才說：

「提起姑娘你來呀，咱們這一溜兒的街坊鄰居沒有不知道的，就連你挑選人家兒呀，也是人所皆知。最近我聽人說：姑娘你說過：『要叫我出嫁也行，頭一樣這個主兒得姓孫叫子楚，還得有個外名叫「孫痴」，頂難不過的還得是個六指兒。』姑娘，這話是你說的不是？」

阿宝听完這話，覺得非常可樂。心想：這是從哪兒嚶嚶出來的瞎話啊！我干嘛指名兒要嫁個六指兒呢？既這麼着，我也开个玩笑。想到這兒，就微微一乐，說：

「先別管這話是不是我說的。可是這里有個碍難的地方。」

「什麼地方兒碍難呀？」

「姨媽您想，我的婚姻大事挑選了這麼些年，開了归齊，嫁個六指兒，這似乎也說不下去。要是他把那個六指兒去掉，我就嫁給他。」

趙老太太一听，心裏的气就大啦。

「啊？怎麼着？叫人家剝手指頭嗎？」

「對啦！」

趙老太太心裏說：「好孩子，你是連我帶子楚一塊兒涮哪！哪有為娶媳婦剝手指頭的！這不是豈有此理嗎！」

趙老太太越想越气，再也坐不住啦。

「这么着，姑娘你听话兒吧。」

說着气昂昂地告辞下楼，出門就走啦。

趙老太太心里的气大啦，回到家來，換了衣服，兒媳婦就問：

「娘，孙子楚兄弟的親事，办的怎么样？从您走了之后，頂到这会兒，他來过三趟啦。」

「噫！不定从哪兒冒出來的缺德鬼，成心拿人家孩子开心。你想想，人家那么大的家業，这样不給，那样不給，一千个不給，怎么單單就会給这个主兒哪！說的有鼻子有眼兒的。簡直是拿人家開涮嘛！也沒見像子楚这样的人，誰說什麼他都信！話可也說回來啦，我抱怨子楚誰說什麼都信，我怎么也信了呢！想不到我跟着他一塊兒栽这个跟斗！」

于是老太太就把在阿宝家中的經過，怎么來怎么去的对自己兒媳婦一說。

「嚇！真想不到姑娘她也这么好开玩笑。」

「这怎么叫开玩笑？这叫缺德！隨便想說什麼就說什麼，豈有此理！」

「娘，您还得預備預備怎么跟孙子楚說哪。」

「哎。」趙老太太点点头。心里說：「这可麻煩啦。你說說，我平白沒事的招了誰啦！這是怎么說的呢！」

娘兒倆正說着話，就听外面叫門：

「嫂子，嫂子開門來。」

「娘，孙子楚來啦。」

「來啦來啦吧，把他讓進來，省得他惦記着，索性我告訴他吧。」

「哎。」兒媳婦出去把門開開。

子楚可就問：

「嫂子，大媽回來啦嗎？」

「回來啦，您進去吧。」說着，就把子楚讓進來。

「大媽，您受累啦？」

趙老太太搖了搖頭。

「我把庚帖都寫好了，帶過來啦。」

「別忙，別忙！」趙老太太連忙擺手。「你先別忙，這會兒还用不着庚帖哪！」

「怎麼？」

「噫，子楚哇，依我說，對於阿寶這件事，你甭指望啦！」

子楚一听，就是一楞。

「大媽，您何出此言？這是朋友跟我說的呀！」

「哪個朋友？」

「我的兩個同學呀。」

「同學？缺德鬼！子楚，你上当啦！誰冤你，你就信以為真，這地方兒你可吃大虧啦！」

「大媽，您這話我听不懂啊！莫非他們跟我說的這話是假的嗎？」

「啊，你當是真的哪？告訴你吧：我去到阿寶家里，到是見着姑娘她母親啦，我這麼一說，就把姑娘她母親說的一楞，人家不承認說過這句話。我就告辭出來啦。臨出來的时候，

哎，正巧碰見阿宝在月亮門旁邊兒站着呢。我跟着到她的樓上，又是怎么怎么的跟她这么一說，嘿，好損啦这孩子！你猜猜她說什么？她說：『不管嫁某一個人，有錢也好，沒錢也好，倒是得整整齐齐的呀，为什么我要嫁多一个手指头的呢？姨媽，要是他去掉那个六指兒，我就嫁他！』我这么一听，干脆她这叫缺德，成心拿人打哈哈嘛。你能因为娶媳媳，剝个手指头嗎？」

子楚把手指头翻起來一瞧。

「哈哈！多这么一个楂子，耽誤多大事，連媳婦兒都娶不上啦！大媽，对不起您，叫您跟着我一塊兒挨擻！这事您不用管啦。」

跟着子楚就告辞回家。一边兒走着，一边兒看着六指兒。心想：「阿宝这姑娘太好啦，知書明理，長得又美，为了她，我吃点苦算什么！一到家之后，走進厨房，一开抽屜，拿出一把切菜刀來，自己把袖子一挽，扒拉着六指兒，点点头，往起一揚手，正赶上家人从門口过。

「剝什么哪？大爺，您瞧手！……瞧手哇！……怎么着？这兒剝手哪？……」

这句话沒說完，就听「叭」的一声，子楚把六指兒剝下來了。「嗆哪」一声，刀也扔在地下啦。疼得子楚呲牙裂嘴的，血流了一地。

家人从外边蹦進來一瞧，六指兒掉在地上啦。

「啊！切了手啦！……啊……」

再看孙子楚用手捂着伤口，順着手往下流血，哼哼着：

「哎哟，……哎哟！……」

「大爺，您这是怎么啦？」

「不碍不碍，……这就好了，这就好了！……」

「什么？这就好了？」

「这就好了，……把小指头……給揀起來。揀起來攔到一边，……攔到一边。」

家人从地上把他的小指头拾起來一瞧，說：

「我說这是哪个缺德鬼給您出的主意？」

「你不知道，你甭管啦。你給我拿点什么纏上吧。」

「大爺，嗨！誰說什麼您都信，这是怎么說的！……」說着給他上好刀伤藥，按把了按

把，拿布給他裹好了，把他扶上床去休息。

过了几天，子楚的伤口長好了，他看了看，通紅通紅的一个疤痕，拿手摸一摸，說：

「行啦，这就沒有六指兒啦。」馬上就去找趙老太太。

到了趙老太太的家門口兒，一叫門，兒媳婦把他讓進屋去。

「大媽，我是沒事不來呀。」

「你有什么事，你就說吧。还是那句話，頂到多咱兒我也是这么說，只要是为你事，我

是有多大力量使多大的力量，我决不駁你。」

「是呀，还有什么別的事呀，一事不煩二主啊！」

趙老太太一听，就是一楞。

「啊？一事不煩二主！什么事啊？」

「就还是阿宝那件事啊。」

「嘻！你这个誠实勁兒，真叫人怪可憐的，又是怪可氣的。我不是跟你說了嗎？那事不成。」

「大媽，世上無難事，就怕遇見有心人。只要是有心人，沒有辦不到的事！」

「啊！沒有辦不到的事？阿宝跟我說的話，她要求你的，你能辦到嗎？」

「怎麼辦不到？您瞧，大媽您瞧哇！」

「啲！啲！」趙老太太一瞧哇，這手剩了五個指頭啦。「啲！這六指兒剝……剝了去啦！」

「剝了去啦。」

「嘻！這是多會兒剝去的？」

「就是您告訴我阿宝說要是我去掉六指兒她就嫁我的那天。大媽，現在我再麻煩您去一趟，您告訴阿宝個話兒，我可不是六指兒啦，她說的話可都是實話吧？咱們擇個日子，是去放定？是怎么個辦法？大媽，我听您的話兒啦。」

「哎，哎，你回去吧，跟着我就去。」

子楚走了之後，趙老太太心想：

「你拿子楚開心，拿人家當傻子啦，可是人家把事情辦到了，我給你去送信，我看你跟我說什麼！男也罷，女也罷，人言就是信哪！」

趙老太太憋着一肚子的火兒，去找阿宝。这回她根本不去見阿宝她媽，一直就奔阿宝的綉樓來了，見着阿宝就說：

「姑娘，今兒我來呀，是特地給你道喜來啦！」

「啲！姨媽，您道什麼喜？」